

~~0030789~~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館藏 324695

· 章 阿特拉斯教授著

货币流通规律

HUOBI LIUTONG GUILU



126
71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貨 币 流 通 規 律

(苏联) 扎·章·阿特拉斯教授著

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

(貨幣流通規律的實質及其在社会主义以前的
社會形態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60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本小册子說明了貨幣流通規律的實質及其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揭示了这一規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原则性区别，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紙币流通的条件下違反这一規律所引起的社会經濟后果，闡述了这一規律对于共产主义建設的意义和在計劃經濟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特点，論述了它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关系以及与价值規律的关系。

这本小册子还談到了通过货币流通的計劃和調節工作來利用货币流通規律的各种方式，并指出了在这方面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水平的任务。

ЗАКОН ДЕНЕЖ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Сущность закона и 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в де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ациях и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Профессор З. В. Атлас

本書根据苏联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識普及协会出版社
莫斯科 1957 年版譯出

貨 币 流 通 規 律

(苏联) 扎·韋·阿特拉斯教授著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鼓樓西大街45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71 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書号:2423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 2³/₈

字数:53,000 册数:3009—6014(6+3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2次印刷

定价(4):0.23元

目 錄

I	貨幣流通規律的實質及其在硬幣流通條件 下的作用	1
I	貨幣流通規律在紙幣流通條件下的通貨 膨脹作用	14
I	貨幣流通規律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貨幣政策	25
IV	貨幣流通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 條件和性質	34
V	貨幣流通規律與蘇聯的貨幣流通計劃組織工作	49

I 貨幣流通規律的實質及其在 硬幣流通條件下的作用

貨幣流通規律是由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作用产生的。在发达的商品生产中，貨幣与价格是价值規律的必要表現形式。价值規律作为生产調節者的作用与貨幣流通規律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这种調節作用是通过市場，通过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領域实现的。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貨幣流通規律是“最重要的經濟規律之一”^①。他对流通中的貨幣量、商品价格及貨幣价值之間的相互关系作了科学的解釋。流通所需的真正貨幣(黃金)量，等于應銷商品的价格總額除以同名貨幣的周轉次数，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关于貨幣流通規律的总公式。这一規律“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已知商品的交換价值，已知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則流通中的黃金量决定于黃金本身的价值。”^②

真正貨幣(金币)的价值，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决定于劳动价值規律，而絕不以它在流通中数量的变动为轉移。至于各种不同的貨幣符号(不足值的金屬貨幣、紙币、銀行券)，則不論发行多少，它們总是代表着它們在流通中所代替的那些黃金的价值。因此，在流通所需的金币数量不变的条件下，真正貨幣的所有代替者的价值与本身的数量成反比例。“价值符号——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3頁。

^② 同上。

不論是紙币或貶質的金銀鑄币——对于按造币局价格計算的金銀重量所持的比例，不是决定于这些符号本身的物質，而是决定于它們在流通中的数量。”①

由此可見，貨币流通規律决定着：1)流通所需的貨币量，2)真正貨币的所有各种代替者所代表的价值。

这一規律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无论在金属貨币制度下，或者在紙币制度下，无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都起着作用。因此，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②，也就是说，凡是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存在着商品流通和貨币流通的地方，它都起着作用。

在分析这一規律在各种社会經濟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和論証其“普遍意义”以前，必須先談一談馬克思主義貨币理論的某些原理。

大家知道，按照貨币作为流通手段这个职能的性質來說，按照它在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中当作商品的簡單媒介所起的那种刹那間的作用來說，用真正貨币的純名义代表来代替它，是完全合适的。这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貨币的职能的存在，可以說已經吞沒了它的物質的存在。”③同时，應該強調指出，这个原理不仅完全适用于貨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且也同样适用于貨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用价值符号来代替真正貨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必要的。这样来代替，为商品流通服务所需的金属量就会减少，这不仅可以大量节省非生产性的流通費用，而且可以

① 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6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4頁。

③ 同上，第195頁。

使貨币流通具有伸縮力，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貨币流通，而无需向國內补充金銀。

但是，一旦超出貨币流通規律所決定的客觀界限，用价值符號代替真正貨币对社会所起的有益作用就会变为有害的作用。这時，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价值符號贬值的現象，从而会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发生貨币制度混乱的現象。正如馬克思所論証的那样，商品价格随紙币量的增減而漲落，“不过是流通過程強制实现了被外为机械地破坏了的規律——流通中的黃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流通中的价值符號量决定于它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鑄币量。”① 国家可以发行任何數量的紙币，这些紙币都可以被流通过程所吸收，也可以被消化掉，因为，每个价值符號不論帶着什么金招牌进入流通，它在流通中“总是被压缩为能够代替它来流通的那个金量的符号。”②

這一規律对于重量不足的或質量差的鑄币也同样有效。这样的鑄币既然是以足值鑄币的名义发行的，因此就是足值鑄币的价值符號，尽管它們不能兌換为足值貨币而且行市也是強制性的。由于上述原因，經濟科學把价值符號分为兩种：金屬符號和紙符號。

貨币流通規律的作用，对这一規律的利用，這一規律的要求遭到違反和因此而引起的社會經濟后果——这一切都与国家在貨币流通領域中的作用有密切的联系。

德国資产阶级經濟学家克那普硬說，貨币是“法律秩序的产物”，即国家政权的产物，硬說国家可以“專橫地”規定貨币的价值。从科学与經濟观点来看，这是十分荒謬的，而且与全部历史事实不符。历史早已証明，貨币是在許多世紀交換发展的过程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6—87頁。

② 同上，第87頁。

中自发地出現的，國家對貨幣流通規律的支配權仅仅是表面的、虛幻的^①。但是，另一種情形也是實在的。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社會形態下，國家政權就開始干涉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的自发過程，開始這樣或那樣地調節貨幣制度，調節貨幣流通。國家以关怀人民為借口，來干預自发的市場交易，并且把鑄币事業逐漸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鑄币权以及一般地講“造币”权，即調節貨幣流通的权力，直到現在也是國家政權必不可少的标志之一。

完全可以設想，當年的某些國王或王公在行使他們的造币壟斷權（即在自己統治的疆域內鑄造貨幣的特權）時，也可能关心到自己統轄下的臣民，這正象養羊人要想經常不斷地、大量地剪得羊毛，就必須关心自己的羊一樣。鑄币事業作為一個迅速致富的手段，對於掌權者來說是一種很大的誘惑。封建主無論是為維持奢華的宮廷生活，或者是為進行戰爭，都經常需要貨幣資金。他們常常採取破壞鑄币的手段——減輕鑄币的重量或降低其質量，而仍保持其原有的面額。許多小的私人貨幣偽造者也破壞鑄币：“……由流通過程本身所引起的金屬貨幣的第二次理想化，即貨幣的名義含量與實際含量的分離，一部分被政府，一部分被私人冒險家所利用，它們偽造了各式各樣的鑄币。從中世紀初至十八世紀末葉的整個貨幣鑄造史，就是包括這兩方面的、互相对抗的鑄币偽造的歷史……”^②。

早在奴隸占有制度下，特別是後來在封建制度下，貨幣流通規律就由於國家政權和私人冒險家雙方進行的上述活動，而顯著地被人感覺到了，並且已經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意義。

當國王或王公對鑄币所施的鬼蜮伎倆還不過分，還沒有超

① 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5頁。

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頁。

出流通的需要所决定的界限时，破坏了的铸币还可以继续按足值铸币的行市流通，这也完全符合于货币流通的规律。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在各公国或城邦的范围内，商品流通的界限很狭窄，而国王和封建主对货币的欲望却很大，简直是毫无止境。

当货币流通规律遭到很大破坏的时候，这种价值符号势必充塞流通渠道，以致这些不足值的铸币的价值贬低到它们的实际含金量的实际价值水平。这也就是铸币贬值的最低界限。

但是，对于纸币来说，则没有这样的界限：正象现代的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纸币的价值可以下跌若干亿兆倍。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能维持很久，因为，这样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会引起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

被破坏的铸币之所以贬值，并不是由于它不具备与面额相符的金属含量，而是由于这些价值符号充塞了流通渠道。

在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时代，铸币技术非常简陋：从金属的浇铸和压延到铸币的成型和冲压，一切工序都是用手工操作的。造出来的铸币很少是正圆的。因此，偷削和伪造铸币是极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很普遍。国王认为发行价值符号榨取收入是自己的特权，因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伪造货币的人，抓住他们不是杀头就是活活烧死，在俄国还往他们的喉嚨里灌注融化的锡水①。

在当地货币被用来兑换外国货币的时候，一切破坏、偷削或伪造自然都会被人考虑到；于是被破坏过的铸币的比价下跌了，这就破坏了它的信用，加速了它的贬值，即加快了这种货币的购买力的降低速度。而货币的贬值又加大了货币的需要量：封建主为了补偿受到的损失，而变本加厉地破坏铸币，从而也就使它

① 参看沙穆伊尔·科林斯：“在致俄教友人书申谈俄罗斯现状”，基烈耶夫斯基，1846年版，第23页。

更加贬值。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铸币的破坏和贬值也很普遍。在希腊，从希庇阿斯暴君（纪元前六世纪）开始有一连串的统治者伪造货币，譬如，希庇阿斯就曾把铸币的金属含量减少了一半。罗马的皇帝们在这种把戏上也有不小的成就。例如，塞普第密士·塞威鲁士就曾在198年把银币中的掺铜量增加到铸币重量的50—60%，他的继承者们在这方面则更甚于他①。

封建时代所发行的一切铸币都是不断地“消瘦”下去，并且由于“贵”金属中掺杂了“贱”金属而黯然失色。譬如，科隆芬尼曾经被认为是比较稳定的铸币，在1280年以前含纯银1.315克，而在14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由于多次的破坏，它所含的纯银只剩下0.076克了，也就是只相当于原来重量的 $1/17$ 。科隆芬尼和其他许多更早更多地丧失了银质的铸币一样，逐渐由银白色变成了黑色，从而完全丧失了它原有的“尊贵”。法国丹尼的命运也是这样，它原来含银大约1.5克，到1420年只剩下0.022克了，也就是还不到原来的含银量的 $1/60$ 。腓力浦四世尤以破坏铸币闻名，他的绰号就叫“货币伪造者”。他曾颁布过35道破坏铸币的敕令。有些铸币剩下的含金量与原来相比实在太小了，例如，西班牙的铸币——只有原来的 $1/1000$ ，葡萄牙的铸币则比这还少。

大家知道，国王和皇帝们不止一次地试图用规定出商品的最高限价的办法来遏止货币的贬值，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效果。早在纪元前301年，戴克里先的敕令就曾明文规定对许多种商品和劳务要制定固定的价格。但是，不用适应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的办法，而用与它背道而驰的办法来调节物价，不论在戴

① 参看克罗特科夫教授：“外国货币流通与信用概要”，苏联国立财政书籍出版社1947年版，第27页。

克里先統治時期，或者在後來的法蘭克王國（特別是在查理大帝時代），都無不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國家政權不但無力制止貨幣流通規律的作用，而且由於貨幣猛烈的貶值會引起危險的社會經濟後果，最後總是只好順應這一規律的要求實行一些巩固貨幣制度的措施。

中世紀末期，各個國家和城邦曾普遍發行與銀幣同名的銅幣，來代替銀幣流通。這種做法為統治者提供了在當時來說數額巨大的收入，但很快地使真正貨幣（白銀）的價值符號——銅幣充塞了流通渠道。

15世紀在尼德蘭，16世紀在意大利各城邦，17世紀初在西班牙和一系列日爾曼國家（阿韋、魯尼堡、克列維、不倫瑞克、萊茵河流域地區、薩克森、西里西亞等），都曾大量發行銅幣代替銀幣。而且在日爾曼國家中，發行的銅幣還是鍍銀的，不過後來由於磨耗也變成純銅幣了^①。在奧地利，也發行了與銀幣同名的低值銅幣，後來由於貨幣猛烈貶值，交換過程發生了混亂；農民停止對城市供應產品，人民也起來鬧事，並發生了襲擊造幣官的事件。於是，維也納當局不得不採取措施來調節貨幣流通——一方面是使多餘的銅幣回籠，另一方面是降低銅幣的名義價值。

在16—18世紀，俄國也普遍發生了破壞鑄幣的現象。貨幣成色、即銀幣中的含銀量，會屢次降低。與破壞鑄幣同時，沙皇也發行了與銀幣同名的銅幣以及純名義的價值符號——皮币（它是後來的紙幣的雛型）。1620年，英國公使約翰·馬立克曾抱怨“俄國貨幣重量減輕”使英國商人遭受損失，莫斯科的大臣們在和他會談時辯護說，沙皇鑄造不足值的鑄幣是一種非常情況，“……在許多國家，戰時就有這種情況。不仅是金幣要提高價

^① 參看庫利謝爾教授：“西歐經濟生活史講義”，第二卷，1923年修訂第6版，第217頁。

值減低重量，許多国家还用銅币或皮币进行貿易。而現在，用銅币进行貿易的就很少了，已經不是到处都那样了。國家的情况一旦正常化，貨币的情况就会好轉，这沒有什么可責難的。”①

大家知道，俄国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維奇統治时，在1654——1662年期間曾大量发行不足值的銅币，当时用1鎊銅鑄造价值10盧布的鑄币，而1鎊銅的市价只不过12戈比。銅币的发行量在当时來說是很可觀的，达2000万盧布②。由于当时的商品市場狹窄，这样以来，流通渠道自然就被充塞，何况那些年的商品流通量不仅沒有增加，相反地还減少了。銅币的重量和面額与銀币相同，是一种不能兌換白銀的金屬貨币符号。

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維奇时代所发行的銅币，其貶值的客觀界限是所含白銀的价值，在当时为其面額的1——2%。

銅币大量充塞流通渠道，物价自然就会暴漲。1662年，在沃洛果达一俄斗黑麦值8个多盧布，即比以前的价格貴將近50倍。莫斯科的物价更高，而且从1661年年底起是月月上漲。

值得提出的是，当时俄国不仅物价暴漲，而且各种物价和各地区的物价上漲得不平衡，紙币通貨膨脹的情况也是如此。

军队发餉是用銅币，而小市民拒絕按銀币行市接受銅币。1661年，駐扎在莫吉利沃的军队曾因此呈遞稟帖（申訴書）控告当地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这种造反行为，最后会把我們餓死。”农民既不願意把粮食按銀币的行市賣成銅币，又害怕由于拒絕銅币而遭受迫害，因而干脆停止向城市和军队駐扎地

① 索洛維約夫：“俄罗斯古代史”，第二部，第6—10卷，1910年聖彼得堡版，第1178頁。

② 參看巴集列維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維奇的币制改革与1662年莫斯科起义”，193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26頁。考夫曼估計銅币的发行額为200万盧布。參看考夫曼：“俄国的銀盧布从产生到19世紀末”，第114頁。

区供应产品，把粮食都藏入地窖。1662年初，政府召集莫斯科貿易界人士开了一次大会，会上詳細地反映了发行銅币对国計民生的有害后果①。商人們坚决要求尽快地取締銅币流通，而恢复足值的銀币流通。

政府曾企图用行政措施来制止发行銅币所引起的这些必然后果。1661年10月23日，頒布了一項沙皇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曾向全国行文，指令各地向莫斯科运售粮食，而且粮食“要按定价(中等价格——扎·阿特拉斯)出售，不得貪图厚利”；此外，对食鹽等等也作了同样的規定。命令还威胁地指出，对所有“抬高价格貪图厚利”的人都要施以当众鞭笞的刑罰，“决不寬貸”。同时，政府还宣布了对羊毛以及各种主要出口商品(大麻、碳酸鉀、松脂、牛油、油性革和貂皮)实行專卖，所有这些商品都必須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国家以銅币支付价款。

但是，和所有其他国家政权一样，沙皇政府虽然在貨币流通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也未能制止貨币流通規律的作用和消除违反这一規律所引起的社会經濟后果。这些事件的目睹者沙·科林斯写道：依靠暴力从人們那里用銅币换走了商品，而“銅币的价值一落千丈，因此……許多人都破了产”。这位作者描述了发行銅币所引起的巨大灾害和毁灭性后果。正如科林斯論証的那样，为了消除发行銅币所引起的經濟崩溃后果，需要40多年的时间②。

經濟的紊乱，小商人、手工业者和所有靠固定收入維生的人們(官吏、軍人)的貧劣化，加剧了階級斗争，并在1662年7月25日引起了被称为“銅币暴动”的公开起义。沙皇政府残酷地鎮压了

① 参看节尔察洛夫：“1648、1662和1771年莫斯科城与科洛姆納村的暴乱”，俄文1890年莫斯科版，第249頁。

② 参看沙穆伊耳·科林斯：“在致倫敦友人書中談俄羅斯現狀”，第38、13頁。

这次起义，同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調节貨币流通。1663年实行了币制改革。按1:100的比价，用銀币赎回了貶值的銅币，但是这个比价低于改革前銅币的实际市价。政府不繼續发行金屬价值符号了，并恢复了足值銀币的流通，即恢复了銀本位制。这个制度符合貨币流通規律的要求，因为貨币既不充塞流通渠道，也不貶值了。沙皇政府从实践中看到了違反貨币流通規律的作用的危險后果，因此不得不轉而实行符合这一規律的要求的貨币政策。

* *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要求消灭貨币流通方面的封建遺毒，克服封建时代在造币和調節一般貨币流通方面的那种地方分权制。貨币流通的統一以及受全国法律調節的集中的貨币制度的建立，滿足了經濟发展的这种迫切要求。

资本主义不仅要求集中管理貨币制度，而且要求建立相当稳定的貨币制度以及有条不紊的貨币流通。造币方面和硬币流通的組織技术設施方面的进步，对建立稳定的金属通貨起了重大的作用。

早在16世紀中叶，金属的压延技术已經有了改善。在17世紀下半期，发明了造币机以及在鑄币的边缘和兩面刻鑄花紋和文字的特殊机器。后来，英国又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索佛令的 $\frac{1}{100}$ 喱的差数表示出来，并自动地把分量不足的这种鑄币投入到另外的裝置中切碎，使它再不能当作貨币使用。在造币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偷削或伪造鑄币，不是完全絕迹，就是有极大的困难，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这个行当已經沒有多少油水可捞，何况作起来还有很大的危險。

經過这些变革以后，到19世紀，在造币时以及在流通过程中，破坏鑄币的行为就絕迹了。国家在需要补充国庫时，不再去破

坏鑄币，而宁愿发行紙币或利用信用貨幣——銀行券。

在資本主義比較发达的国家里，由于經濟的迫切需要，都实行銀本位制或金本位制。在这种貨幣制度下，国家可以拿自己拥有的金屬或屬於私人的金屬无限量地鑄造足值的金币或銀币，从而黃金可以自由地从条塊形态变为鑄币形态，这时只須花很少的一点造币費。

在金本位制(金币本位)条件下，实行一种硬币公差原則，即規定有鑄币的实际重量和成色可以同法定标准相差的限度(俄国的硬币公差是鑄币重量的 $\frac{1}{121}$)；而且，鑄币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不論在它离开造币厂时，或是在流通过程中，也都能保証相互接近。在金币流通的情况下，除了通用真正貨幣——足值的鑄币以外，还有金屬的价值符号和紙制的价值符号(輔币、銀行券、國庫券即国家发行的紙币)投入流通，这些价值符号都可以按其面額自由地兌換足值的鑄币。在这种条件下，法郎、英鎊、馬克、盧布、荷盾、日圓等等，都不过是一定实际重量的黃金穿戴的“民族礼服”。

在这样的条件下，商品和劳务价款的一切結算、一切債務付款等等，不管是用金币、用成色低的輔币、用銀行券支付的，还是通过銀行帳戶划撥的，都是表示一个所有者把代表一定重量黃金的价值讓与別人，因为貨幣的占有者实际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相应数量純金的所有者。

在这种貨幣制度(金本位制)之下，貨幣流通規律是悄悄地、盲目而自动地起着作用。流通过程不需要的金币退出流通領域而貯藏起来，当流通扩大时，它們又重新进入流通——流通中的金币量就是这样自发地調节着。同样，流通中所有各种价值符号的数量也是自动地調节着：流轉中过剩的鑄币或銀行券通过兌換黃金回到國庫或发行銀行，而換得的黃金則被貯藏起来。

當商品流轉擴大時，則發生與此相反的過程：通過發行銀行對商品流轉的貸款，必要數量的銀行券又進入流通。

至于輔幣，則是按商品流轉所需的數量，通過兌換金幣及大額銀行券而進入流通的。在這種貨幣制度下，流通中的貨幣總量、各種面額的貨幣量以及全國各地區的貨幣分布量，就是這樣地根據流通領域的實際需要而自发地調節着。由此可見，這種貨幣制度最符合於商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貨幣流通規律的作用。

但是，也不能把這一規律在金本位制度下的作用理想化。貨幣流通規律在這種條件下發生作用（通過貯藏職能以及通過一切價值符號同真正貨幣的自由兌換）的方式，也和在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條件下所有其他經濟規律發生作用的方式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它是“……以極其錯綜複雜而又近似的方式，僅僅作為一種主導的趨勢，作為許多經常波動的數值的一個永遠不能穩定的平均數”而發生作用的^①。不考慮到貨幣流通規律這樣發生作用，就不能正確解釋從金幣流通向不兌現的銀行券制度或紙幣制度的過渡。

應當指出，在保持金本位的情況下，流通領域也能够在一定限度內容納為彌補國家開支（直接或間接）發行的銀行券和國庫券，因為它們所占據的是退出流通領域而貯藏起來的金幣的位置。例如，在日俄戰爭時期，俄國曾發行過按當時條件來說為數很多的信用券（1904年——27530萬盧布，1905年——34380萬盧布）來彌補軍費支出，而不是為了滿足流通對貨幣符號日益增長的需要。這時也沒有取消金本位制。不過，靠印刷機來彌補國家開支的這種可能性是有客觀限度的，一旦超過這個限度，量變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2頁。

就会引起質变：以銀行券兌換黃金的要求愈来愈大，使得国家始而感到困难，繼而完全丧失滿足这种要求的能力，于是金本位勢必垮台。1904—1905年期間在俄国也发生了这种威胁，当时政府虽然沒有取消金本位，但实际上已开始限制信用券兌換金币，因而出現了一种貼水現象，即在市場上以信用券兌換黃金时要額外貼价。同时，政府也开始限制俄币按黃金平价兌換外币。当价值符号开始充塞流通渠道时，政府为了防止金本位的垮台，曾按极苛刻的条件向外国大量举借黃金。

資产阶级的政治家在实践中經常遇到貨币流通方面这种由量变到質变的客觀規律性的作用。他們为了适应这种規律性，每当为弥补国家开支而增加貨币符号发行量时，并不束手坐待金本位垮台的后果出現。他們知道这种前途不能避免，因此一經决定大量发行紙币（例如，为了弥补軍費），馬上就預先禁止价值符号兌換黃金。

虽然采用金本位需要花費大量非生产性的流通費用，但是，如上所述，这种貨币制度却能在最大的程度上滿足資本主义再生产的要求，其原因是在这种貨币制度下，不論真正貨币或价值符号，都决不会由于流通中其数量的自发性波动的影响而贬值。这里所指的是兩种贬值：第一，是对商品來說，即总的物价水平上涨，而貨币的購買力下降；第二，是对外汇來說，即汇率下降到低于它的官定含金量（这里要考慮到向有关国家运送黃金的費用）。由此可见，这种貨币制度虽然决不能避免总的物价水平的周期性波动，从而也决不能避免貨币購買力的周期性波动，但毕竟能够保証国内通貨的相对稳定。这就說明了，采用这种貨币制度为什么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現象，以及采取这种貨币制度为什么加速了資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发展。